

□小小说

就想要块匾

马 卫

魏长生迫不及待搬进新房，因为这辈子，他也没住过新房。

在村里，他的房子最原始，最落后，是他爸解放初分的地主羊圈，墙是篱笆，柱是细杂木，只有砧石坚硬，是青化石打的。后来，墙改成泥砖，顶苦的谷草。几十年后，老房子早被风雨剥蚀，摇摇欲坠。每年夏季暴雨天，魏长生都担心房子会倒塌。他家房，是标准的D级危房。

魏长生先天有胸病，土话叫胸巴儿，得了这病，体虚，久咳气喘，干不了重活、累活。他也没有学门手艺，书只念到小学四年级。一生未曾婚育，捡个女婴养大后远嫁外地。哪有能力修房？因此只能将就着一住几十年。

新房子一厅、一厨、一卫、两室，总面积四十多个平方米，不大，但配套，最安逸的是，还装有太阳能热水器。以前村民洗个澡麻烦，懒的人一年只洗一两回，身子总是臭哄哄的。

他是村里第一批D级危房改造的示范户，村扶贫工作队长钟琴很在意它的质量。承包修建的人，这次没赔钱就

算幸运，即使赚，也赚得可怜。

乡村有乡村的风俗，搬入新房时要“秋锅底”，意思是有人来暖屋，代表有人气。以前穷，来“秋锅底”，亲戚朋友送点米、面、油、豆腐、菜等等。再后来就是送钱、送匾，以送匾最为风光。如果新房堂屋挂满了匾，证明这家人缘好。匾上写的都是些陈词烂调，比如“乔迁之喜”“欢乐人家”“仙境胜地”“桃源风景”之类。

魏长生有一个哥哥，已七十多岁，兄弟间来往不多。侄、孙辈或在读书，或外地打工，因此他没打算“秋锅底”，怕没人上门，尴尬。加上这些年，人穷志短，村里人看他，也是别样的眼光。今天如有邻里上门，小坐喝茶，中午管饭。虽然不是盛宴，酒肉管够。

一张方桌摆在地坝，上面有烟、茶，坐着几位地邻老辈子。这些年，乡村留守老人多，寂寞，常凑在一起热闹，何况今天有正事儿，魏长生一辈子没有发生过的大事儿。

十点，太阳爬上了山梁，钟琴带着几个村干部和扶贫工作队员来了，他们给魏长生家“秋锅底”。

钟琴他们一来，魏长生很激动，因为他万万没想到，政府会给他修房。更想不到的是，还有干部上门为他“秋锅底”。这面子，比村还大。

“魏大爷，我们给你秋锅底来了。”钟琴的一句话，便让魏长生手脚无措，说话哽咽。村官也是官，何况钟书记是城里派来的村官。

他们带有菜、肉、酒。而且申明：是他们自己的钱，不是公家的。这些人客套几句后，洗手下厨，淘米煮饭。

哈主任烧火。冉杰择菜。钟琴淘菜。主厨是小梁，这位村扶贫专干，厨艺不错，擅长蒸“扣碗”。比如蒸肥肠，一定要配柑子叶；蒸排骨一定要用洋芋做底子；蒸烧白一定要垫老盐菜；蒸糯米圆子一定要用红苕打底子等等。

俗话说告化子也有三个烂朋友。魏长生不是告化子，只是穷，朋友不多。满打满算，亲戚、朋友、地邻、村干部，三桌人。对小梁来说，办三桌人的席，轻松加愉快。

饭前有个仪式，就是来宴要挂人

情。

人情写在礼簿上，以后还要。钟琴他们一行人，也要送礼。多少是一回事，但风俗是一回事。没想到，看起温和的魏长生，却发了火——坚决不收扶贫工作队的礼金。

油盐不进，无论钟琴如何劝说。

最后，魏长生提了个要求，不收礼，但求一件东西。

“啥？”

“匾。上面要有扶贫工作队队长、队员的大名。”

“匾要镇上才有卖的呵。”

钟琴他们为难。这个事，他们真没有想到，因为现在秋锅底早不兴送匾了。

魏长生拿出一块推平刨光的柏木板，正方形，边长为一尺。他对钟琴说：“请您在上面写个名字就行。”

钟琴推辞不了，只好写下名字。扶贫工作队员也落下名字。

魏长生脸上全是笑，他拿来梯子，把这块木板钉在堂屋，像供奉神龛一样庄严。

□诗 歌

拜谒刘少奇雕像

朱 超

“七一”前夕，赴定远县参观藕塘革命纪念馆和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次会议旧址，缅怀少奇同志丰功伟绩，深受教育，感慨万千——

瘦高个儿，

一身戎装，

刚毅的目光，

凝视前方。

此刻，

您是要去

主持中原局的第三次会议吧，

部署“东进”战略，

进一步阐述，

巩固统一战线，

必须壮大自己的武装！

那一年，

您刚届不惑，

华中抗战的千钧重担，

已落在您的肩上。

您废寝忘食，

运筹帷幄，

您英勇果敢，

劈波斩浪！

既同仇敌忾，

在华中大地，

燃起熊熊的抗日火焰，

又斗智斗勇，

与国民党，

挑起的“摩擦”，

进行一次次，

针锋相对地较量！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

战争烽火，

把您淬炼成钢！

定远，

藕塘，

这里的每一块土地，

都留下您战斗的足迹，

这里的每一位老乡，

都能把您和“铁军”的骁勇，

像神话一般骄傲地传扬！

谁也想不到，

几十年后，

竟有人把肮脏的污水，

泼在您的身上。

一群跳梁小丑，

□散 文

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

晓 胜

读冯唐的杂文，正坐在班车上等车开，读着读着，会让人莫名地开心起来。于是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虽有些失态，但肯定是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于是，便借了他一篇杂文的题目，也来写一点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

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是夏天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我原本是不太喜欢连绵的雨的。这段时间，大概是江南进入梅雨季节了，雨开始绵绵地下了。梅雨天，也叫四梅天，下雨，也是应了景儿。凤凰山，在下雨，回到家里，雨还在下。我更喜欢凤凰山的雨，进山，看到云在山顶、山腰上，浅白、灰白、铅灰、乌黑的云，压着山顶，缠在山腰，浓而重，粘而滞，看着它们翻来滚去，极不耐烦的样子，若是不下雨，山大概也会烦，也会撑不住的。下雨了，山青赫然如展笑颜。站在屋檐下，一滴雨落在我额头上，清凉凉的，溅起细小的水珠，洒在眼镜的镜片上，眼前一片模糊，摘下眼镜，所见的山竟绿得清新而又青翠，雨大概是快要停了。在夏天，下雨，或是雨停了，都不错。

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是我晚上坐在电脑边认真地敲打着电脑键盘发出的噼哩啪啦的声音。只要在某一时刻，我的思绪一停顿，敲打键盘的噼哩啪啦声便停了下来，我就听到了窗外的雨声，听到了楼下青蛙一阵高过一阵的叫声，听到了路上传来一两声刺耳的汽车喇叭声，听到了对面楼上一个孩子毫无道理毫不妥协的哭闹声，也听到了楼下高跟鞋在柏油路面上敲打出来的笃笃声渐行渐远，有时也能听到两个醉汉在楼下大声地说着似乎永远也说不完的话道不了的别粗糙嘶哑的声音。我很奇怪，自己刚才怎么就没有听到这些声音呢，于是，我又开始敲打电脑的键盘，让这些声音在键盘的敲击声里愉快地消失。夜晚，能沉浸在一种声音里，或是被其它的声音所吸引，便能酣然入睡。

让人觉得愉快的事儿，是鼻子闻到了自己喜欢的气味。天寒日暮风雪至，在路边发现一个烤山芋的铁皮炉子，闻到烤熟的山芋甜糯的香味。端午时节的雨中，站在我阳台上，两

如狂犬吠日，
诋毁您的形象！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您蒙难时的这句话啊，
石破天惊，
荡气回肠，
堪称绝唱！
彰显了一名真正共产党员，
忠肝义胆，
无所畏惧，
如铁似钢的坚定信仰！

历史的真实，
终究不能篡改，
满天阴霾，
岂能挡住灿烂的阳光！
党中央为您平反昭雪，
显示了我们的党，
勇于自我革命的伟大力量！

今天，您战斗过的地方，
鲜花盛开，
稻菽飘香，
人民富庶，
全面小康！
过上好日子的百姓啊，
从来没有把您遗忘，
您曾经居住的老屋，
已修复成当年的模样，
讲到您的生平，
年轻的讲解员啊，
情不自禁，
热泪盈眶，
哽咽着，
说出最朴实的话语：
“他为人民鞠躬尽瘁，
人民就永远把他放在心上！”

我想，
假如您现在，
又走进当年的会场，
您一定会笑声朗朗，
习惯地用右手夹着烟蒂，
和同志们畅谈理想，
与乡亲们唠唠家常。
当然，
您也会以凝重的表情，
与年轻的一代交谈，
谆谆告诫他们，
无论何时何地，
都要加强
共产党人的修养！

夏日草原

朱君摄

一座村庄，要是没有夏蝉，那是不完整的；要是没有蝉鸣，那是乏味的。

夏蝉在高树，在林间，在枝头，它们在每一座鸡犬相闻的村庄里高歌，在每一个离乡的游子记忆里回荡。“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一首流传了几十年的歌谣，将记忆带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

一只褐色夏蝉潜伏在门前的槐树上，“吱儿吱儿”地唱出高腔，幸在手里，远远就能听到。一个小小的身影，猫着身子，蹑手蹑脚地来到树下，滴溜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在枝叶间搜寻。突然响起的蝉鸣暴露了目标，小身影慢慢伸直腰，轻轻地将手靠过去。接近目标的一刹那，迅速捂住，一只蝉便乖乖地落在掌心——那个小小的身影便是我。

活捉的蝉用细线拴住，牵在手里。那蝉还想飞，振翅腾空，却被线拉住，摔倒在地。有时候它兜着圈子，转晕了，错把人体当树干，飞到小腿上，胆小的伙

□随 笔

一副对联的启示

姚建戈

龙麟彪，坚不可摧。自参政公姚旭之后500余年，桐城麻溪姚氏先后有240人进士及第，51个举人，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名人，更有像姚莹这样在政治家和仕宦望族之外，影响的代表人物。特别是近代更是涌现出革命烈士，1922年入党，江苏省境内第一个党支部——陇海铁路徐州站（铜山）支部书记，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出任为官者446人，其中三品以上高级官员6人，留有著述者91人。硕宦名儒辈出，人文蔚起，跻身桐城五大家族张姚马左方之列，成为著名的文化世家和仕宦望族。于仕宦，与显赫的桐城张家并称“张姚”，清代有“桐城张姚二姓，占却半部缙绅”之说。于文学，姚家代有传人，姚鼐更是和方苞合称“方姚”，成为桐城派的代名词，旧时有“人人桐城，家家方姚”之语。在这个家族中不仅有姚文然、姚菜等这样的高官，还有姚鼐、姚范等这样的文化